



# 生长在以英雄命名的土地

■ 张配豪

每次回老家,开车经过那座黄骅烈士雕像,我总会下意识放慢车速。雕像基座“1911—1943”的字样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,就像刻在每个黄骅人心里的印记。作为土生土长的黄骅人,我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——那个从湖北阳新县走出来的红军战士,那个在冀鲁边区用马灯照亮抗日道路的司令员,那个32岁倒在枪口下的英雄。家乡以他的名字命名,不是简单的符号,而是将一种精神深深根植入这片土地的基因里。

小时候,每次跟着爷爷去黄骅烈士牺牲地纪念馆,总能在纪念馆中看到那盏锈迹斑斑的马灯。玻璃罩上的裂痕像极了爷爷脸上的皱纹,他总说:“你黄骅爷爷当年就是靠这盏灯,在黑夜里给咱们找活路。”那时,我不懂“活路”是什么,只记得田埂上,夏夜的萤火虫像散落的星星,爷爷说那是马灯的光变的,在守护着庄稼。

上初中时,我参加了“冀鲁边区抗日交通线”夏令营,一群孩子沿着当年八路军送情报的路线徒步,在大赵村那棵老槐树下,村干部指着一块石板说:“黄骅司令员就是在这附近开军事会议时,被叛徒害了。”那天的阳光特别烈,树影在地上摇晃,像极了史料里描述的“战斗打响时晃动的枪刺”。

大学毕业后,我成为一名记者。在一次回老家采访期间,第一次登上集装箱码



头。当时正值凌晨三点,桥吊的探照灯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,自动化轨道上的集装箱像搭起的积木一样码放整齐。老码头工人王师傅指着远处的灯火说:“你看那片亮的地方,是煤化工园区,都是这十几年建起来的。”他突然指向更远处,“瞧见没,那片



光伏板在夜里会反光,像铺了一地的镜子,把月光都接住了。”

去年冬天,我又回到家乡,跟着电力企业的同学去偏远渔村检修线路。渔民老李拉着我们去看他家新换的电暖器:“以前用煤炉,又呛又危险。现在好了,电是港口风发的,干净又便宜。”他指着墙上的老照片,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渔村,黑黢黢的海涂上只有几盏煤油灯在摇晃。“我爹说过,当年黄骅的队伍在海边打游击,就靠渔船上的马灯传递信号。现在这电,比马灯亮堂多了,也安稳多了。”

在黄骅烈士陵园的留言簿上,我见过最动人的一句话:“爷爷,您种的树结果

了。”那是一位小学生写下的。如今的黄骅市已成全国百强县、河北第二大强县,是煤化工基地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重要枢纽、雄安新区便捷出海口。

在国家能源集团黄骅港务公司采访时,我看到这样一组数据——作为世界上首个实现翻堆取装全流程智能化的煤炭港口,黄骅港一艘5万吨级的运煤船,24小时内就可以完成装卸货。智能化的全流程抑尘系统让黄骅港看不到煤尘飞舞,煤污水也实现循环利用。站在码头的观景台上,旧时候的樯帆早已换成钢铁巨轮,桅杆似的吊臂在天上划着弧线,汽笛声裹着海风的呼啸声,飘向远方……

今年清明,我带着儿子去烈士陵园。他指着雕像底座的“黄骅”二字问:“爸

爸,这个人是谁呀?”我蹲下来,指着远处的风电塔说:“他是个英雄,当年为了咱们过上好日子,将宝贵的生命留在了这里。你看,那些转动的风机都是他看到的样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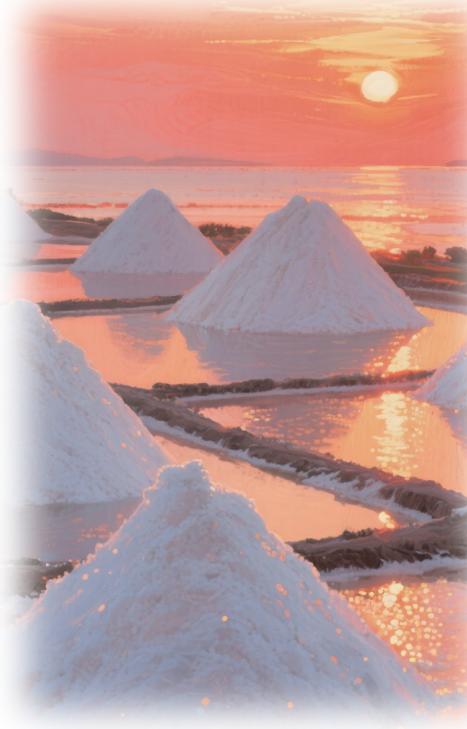
那天离开时,夕阳把烈士雕像的影子拉得很长,光影里,一群赶来献花的年轻人,身穿“黄骅志愿者”的红马甲,正在擦拭纪念碑。领队的小伙子告诉我,他们是刚毕业的大学生,准备回到家乡投身乡村振兴建设……

傍晚,我驾车驶出黄骅,赶赴北京。车窗外的路灯次第亮起,像一串永不熄灭的马灯,照亮着英雄命名的城市,也照亮着我们这代人前行的路。

(作者供职于中国能源报)

## 盐田暮歌

■ 庄生



堆积,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,每个盐堆都是一个模样,顶部平整,四面斜角均匀,坡度大同小异,显然经过了精心修整。我想,大概只有这样细致夯实的盐堆,才受得起沿海突如其来的风雨。

晚风从不远处的东海岸袭来,带着波涛的低语,仿佛在诉说大海的前世今生。忽然,一阵嘹亮的夺号子声传来,伴着哗哗的海浪声,汇成一曲欢乐的盐田乐章。盐工们黑红的脸膛映着金色霞光,一滴滴汗珠从额间滚落,沁入脚下的土地,刹那间千万颗盐粒仿佛同时睁开了眼睛,闪耀着这方天地。戴着金黄竹笠、包着五彩头巾的女工,挎筐荷锄,三五成群,款款归家。一阵阵爽朗的笑声惊起归巢的燕群,噗啦啦掠过盐田上空,羽翼扫过的点点霞光,洒入盐田,立刻化作千万簇跳跃的碎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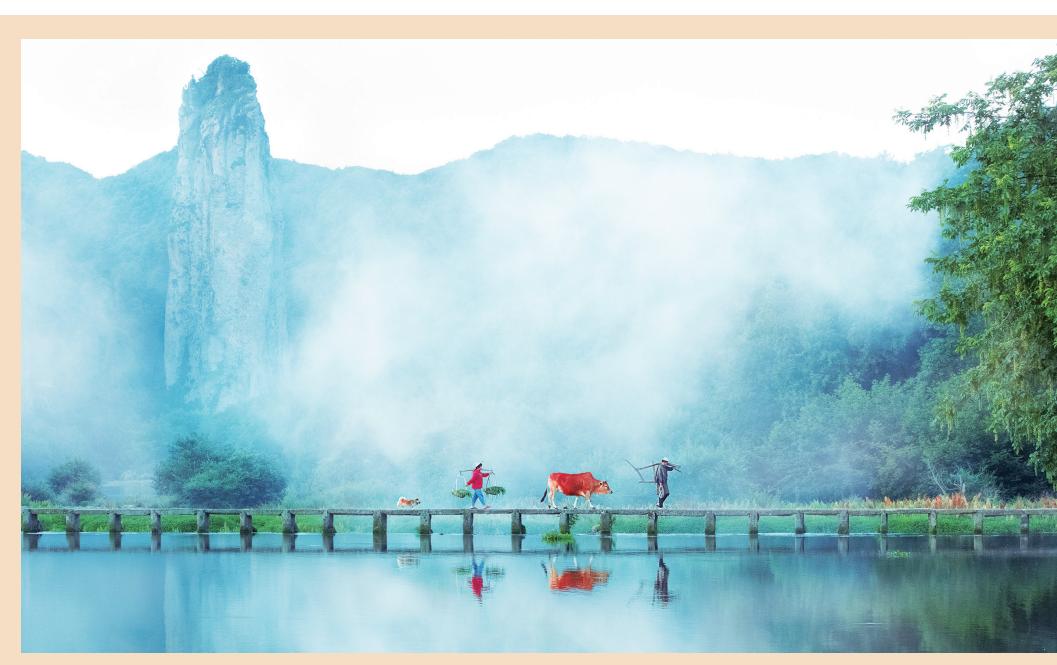
走近一方盐池,俯身探询,池底已凝出一层细细的结晶,细腻又柔滑。不时冒出的一小串气泡,将一颗颗盐晶顶出水面,盐花便像雪沫儿一样,静默地在水面上滑行。我摘下池旁的一棵盐蒿草,用细枝条轻点水面,池面顿时漾起一层层小圆晕。

靠近一垛盐堆,打量这高大洁白的“金字塔”,一股海洋气息扑面而来,伸手轻轻触摸盐砾,比想象中粗粝许多。侧耳贴近盐丘,恍惚听到地脉深处传来岩浆与卤水的私语——它们用几十年的光阴,打造了这光与影的盛宴。

月华初上,盐田褪去金光闪闪的金缕衣,披上若隐若现的皎绡纱。四下虫鸣渐起,卤水泛着光辉,巡夜工人的马灯在水中折射出一团团轻雾般柔和的光晕,偶有几只萤火虫在草间嬉戏着。东海的潮声渐退,晚归的渔船在港湾停驻,摇晃的渔火倒映在盐池中,一阵短暂的喧闹过后回归宁静。盐块在月光下越发莹白,白得发亮,仿佛白天吸收的阳光又在夜里绽放了出来。

似水流年,月升日落间,有多少汪生命的卤水,经过风吹日晒,结出闪耀的盐晶呢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■ 李海波 摄于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仙都风景区

## 乌金鹊桥

■ 周玉成

秋夜星疏,七夕的月光如一层薄纱,轻柔地漫过矿山的脊梁,将那银纱般的清辉,悠悠洒向夜色中高耸入云的井架。此时,灯火璀璨,为牛郎织女点亮了烛光,编织着浪漫的梦想。然而,在地心深处,却涌动着一股别样的炽热——那是矿工以生命丈量黑暗的唯美诗篇,是智慧与岩石激情碰撞出的浪漫情书。

“老张,你说天上那鹊桥能扛住咱综采面上的液压支架不?”29岁的支架工小封,倚在材料道外的巷壁上,指尖轻轻摩挲着口袋里那张褪色的照片。矿灯的光晕洒在他黝黑的脸上,如同一块刚从煤层中采出的乌金。照片边角已磨出毛边,那是爱人塞给他的全家福。

50岁的班长张建国笑着敲了敲他的矿灯,防尘面罩上的水珠簌簌落下。“你这后生,净想些不着边际的。”他的话语中带着几分调侃,却又透着长辈的慈爱。“鹊桥是给神仙走的,咱矿工的桥啊——”他顿了顿,目光缓缓指向身后蜿蜒的运输大巷,“你看这轨道,不正是给千家万户送温暖的银河铁道嘛。”

“现在的年轻人,就爱讲个浪漫。”老矿工王德福摘下防尘口罩,露出被煤灰染白的胡茬。他的声音沙哑却温暖,像巷道里穿堂而过的风。“咱矿工几十年,年年七夕都在井下过。安全生产多出煤,就是最好的七夕礼。”

综采面深处传来煤机切割的轰鸣声,如同远古巨兽的呼吸,深沉而有力。乌金如瀑布般从滚筒倾泻而下,在灯光照射下泛着金属般的光泽。



小封抬手摸了摸安

全帽上的凹痕,

上周处理冒顶时,一块矸石擦着他的耳朵砸在帽檐上。那时,他满脑子都是妻子在电话里的声音:“在井下工作,一定要注意安全。”

一年又一年,七夕的月光从未照进过矿井。这里没有花前月下的私语,只有永不停歇的脚步声和煤机啃噬煤层的声响。但在这片黑色世界中,矿工们用双手凿刻岁月的痕迹。他们远离家人,将满腔热情化作煤层中的光与热。

“爸,你说煤块里会不会藏着星星?”小封的女儿曾在电话里这样问他。此刻,他望着综采面上闪烁的光芒,忽然明白了什么。这些乌黑的煤块,不正是被大地珍藏的星辰吗?而矿工们,就是将星光带向人间的摆渡人。皮带运输走廊里,皮带机传载着新采的煤炭驶向地面,主井提升机欢快地忙碌着,像一首古老的歌谣,诉说着矿工们的故事。

七夕佳节,地心深处同样有星河长明。煤矿工人用布满老茧的双手托起人间冷暖,用钢铁脊梁扛起万家灯火。当晨光熹微时,新一批矿工又将走向地心,而昨夜的温暖叮嘱早已化作煤层中跳动的音符,如同冬日里的暖阳,带给他们慰藉与希望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## 矿井口的“七巧饭”

■ 瞿杨生

傍晚的炊烟刚刚升起,煤矿生活区巷子口的老榆树下就支起了几张案板。矿嫂们挽着袖子,围在面盆前揉面团,说笑声惊飞了树梢的麻雀。新磨的麦粉在掌心搓揉,渐渐变得光滑柔韧,带着阳光晒过的暖意。

“七月初七,就该吃七巧饭。”最年长的陈婆婆边说边捏出一朵七瓣面花。其他人跟着学,手指灵巧地掐出花瓣的弧度。面团在她们手中翻飞,一会儿变成绽开的花,一会儿变成展翅的鸟,案板上很快就摆满精巧的面食。

这样的传统,矿嫂们总要经历才懂得。王嫂记得刚嫁过来时,还笑这习俗土气,直到有一年冬天,丈夫



在井下工作了十几个小时,回来时工作服结着冰碴,却从怀里掏出半块没舍得吃完的面花,油纸里

三层外三层地包着,说了句:“甜得很!给你留的。”从那以后,王嫂揉面时总要多加一勺糖。

最后一笼面花刚出锅,井口的汽笛声恰好响起。女人们擦着手上的面粉,将蒸笼里的七巧饭一个个捡进铁篮。

新来的技术员小张好奇地问:“这面花真好看,能教教我吗?”陈婆婆笑着往他手里塞了个面团:“要学就好好学,这手艺传了几十年,可不能断在你们这代人手里。”

夜色渐浓,矿区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。工人们陆续从井下上来,接过女人和孩子递来的七巧饭,面花在矿灯照射下泛着温润的油光。咬一口,甜香便在嘴角漾开。有人打趣道:“吃了这七巧饭,下井干活都有使不完的劲儿!”

不知何时,月亮已经爬上老树的枝桠。陈婆婆望着树下其乐融融的人群,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:“七巧饭啊,吃的不是面,是惦记。”是啊,这小小的面花里,包含着妻子对丈夫的牵挂,母亲对儿子的期盼,邻里之间的情谊。面花的甜香在矿井口飘荡,渐渐融入月色之中。

当太阳西沉,最后一篮七巧饭也见了底。女人们收拾着案板,指尖还留着面粉的余香。她们知道,明天这个时候,面团又会在掌心开出新的花朵,就像煤层在黑暗中积蓄的暖意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